

大海間

二幕劇

劉益之著



第一集 叢書 劇戲軍空
種 夫布丁

中國空軍出版社出版

編主

第一幕

人：柳英 空軍第四十五隊隊員。

時金如 隊員，年二十四。

衣綾金 空軍第四十五隊第一分隊分隊長。

廖風 隊員。

水櫻 空軍第四十五隊副隊長。

國海文 隊員，二十二歲。

田笠夫 第二分隊分隊長，二十五歲。

劉翼揚 隊員。

梅友雲 隊員。

傳達士 一名，三十歲左右。

勤務兵 一名。

機務長 一員，三十五歲。

軍械員 一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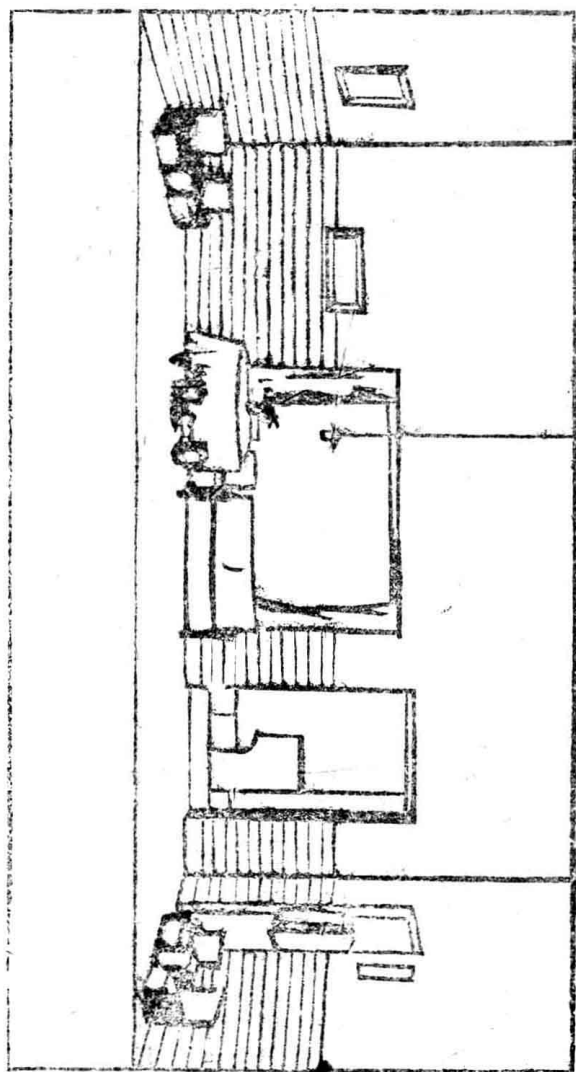
胡子傑 空軍第四十五隊隊長，二十八歲。

（第二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中）

時：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黃昏前

地：揚州，在空軍第五十驅逐大隊第三中隊休息室。

圖海文二幕劇



景：精緻的鏡框懸在壁上；黑和白顯出錢塘江上的橋基，和六和塔的斜影；銀鱗中的孤山和蜿蜒的長堤。三架，九架結着隊的飛機羣，襯着繾綣的白雲，這些都是空中斜攝的傑作。

根據空軍作戰計劃，這里要駐紮一隊「正義的鴛」，本來，這個飛行場就是平整的田野。紅白的風斗冷落地迎着風兒轉，沒有棚庫，也沒有場站辦公室。看管的人住在附近的村落里，照顧偶一息足的過客。如今，「正義的鴛」負着戰鬥任務，就在這里結着窠。他們成天守着他們的飛馬，寶刀。隨時準備能敏捷地出動，——星星伴着他們；黎明伴着他們；太陽伴着他們。

就在飛行場的邊際，簡陋的木屋建起來了。壁呢，是橫的木板重疊的。窗呢，沒有玻璃，也沒有窗紗；一個方的窟窿，擋上一塊障日蔽雨的木板。想像拓荒者怎樣在原野搭起的小屋；這建築公司臨時爲小工搭架的陋舍，便相彷彿了。瓦色是新的，告訴人們木屋的年齡。

他們，並不像農夫般的，終生和田地嚮守。有時命令像是深秋的風信，打發雇兒們遷動了。有時命令又像光亮似的，逗引着許多生命在它的周圍。這幕故事，像烟一般升起來，慢慢瀰滿了木屋里的小廳。

這小廳，是他們流動生活中所佈置的。好像一間接待室，或簡陋的俱樂部；很簡單，很潔淨。他們在那里待命，會議，下棋，閱報……交換工作的心得，或是辯論無法解決的問題——爲着生活的調劑和工作的效率，他們需要休息和消遣。

八月的氣節，太陽斜了。金色的光從舞台的左方——以觀衆爲準——小窗射進來。人們可以瞭望窗外田野的景色，一片深綠草地雜着野花，遠遠的山影，疏落的圍舍。風斗在竿上打旋兒。兩窗中間有一張圍棋桌，兩隻木鉢收藏着撒豆成兵的黑白子兒。

舞台的背壁正中，懸着委員長像；懸着委座手書的軍人讀訓和革命軍人

四要之類的訓詞。像下面，低矮的方几上有具收音機；几上罩着潔白的布。看几布下端露出來的木板，知道那是裝汽油的木箱。收音機的撲落裝在右方的門檻上。二把與收音機高低適中的藤椅，放在收音機的兩傍。

門，老是開着，在收音機的左方。門外是一條走廊，人們看得見走廊的欄柵；這欄柵，用細短の木條織成了細巧的圖案；雖然粗草，但很雅緻。左方是一個窗；窗下放着報架；架上放着一份報。報被夾在報夾里。

舞台的左面是通隣室的門。這門，常關着；除非有人進出的時候。經過那間隣室，可以到隊部的辦公室，觀眾看公務的人們從那里進出，就可以意會到。門的左壁，靠近窗，有隻白磁的爐水缸，很光潔。銀色的水喉耀着光。它立在二隻空的汽油木箱上。這木箱沒有罩上布，像骰子似的，有好幾隻玻璃杯放在里面。

沒有擺的圓掛鐘，默數逝去的韶光。時針指着三點三十分鐘。它掛在門的

右壁上。

有幾盞電燈從天花板上垂下來。每盞都有一隻白磁的葫蘆可以調節高低。會議桌的正上有一盞。通過舞台橫的中軸線，在會議桌與左右兩壁之間，各裝一盞。

椅子多半是籐的——輕便易於搬遷。有的是木質的圓凳，放在會議桌的週圍，和棋桌的前後。籐的下面，有二把椅子和一個茶几。照相呢，適宜地懸在左右的壁上。

幕啟：時金如和柳英正聚神凝思在對奕。時金如微笑，愉快的神情，給觀衆棋戰順利的暗示。柳英默默地注視着戰局，籌謀着計劃着。衣縷金坐在收音機左方的籐椅上閱報。

他們三個交了警戒的任務給繼承的同伴，回到小廳里來。太陽斜了，將扣黃昏的門。時間控制着侵略者的航空兵，告誡他們安靜地伏在巢穴里。所以交

了警戒任務的人儘可解脫了腰間沉重的自衛手槍，和子彈疊疊的皮帶，及其他飛行時攜帶的航空用具，休息一會。但是他們記着「平時就是戰時，戰時就是平時」的教訓；時如和柳英的飛行帽，仍舊放在桌上。

衣縷金愛研究社會學科，一向關切時事的演進。從「七七」事變展開神聖的抗戰以後，他更日讀多份報紙；探尋消息的來源；猜度消息的真偽。警戒歸來，他踏進小廳的門，便坐在椅上取報默讀了。他把飛行帽放在收音機上。把烏亮的手槍和金珠似的子彈帶，放在桌子的正中；倍引觀眾的注意。

淺綠色的襯衣，黃卡爾的短褲，是空軍夏季的工作服。他們的服裝是一律的，但是衣服的面色有了深，淡。時金如是個高大，健美的青年；留着頭髮。眉目間隱藏不住他的聰明和愉快。能敏捷地分析各種事故，但是不很關心的加以處置。這或者是豪爽，也許是粗率。柳英，惟一失意的時候，是他的棋子被擱上了，將被收拾出去。他見到含淚而笑者的笑容，不見淚光。他願意欣賞陪

老歌聲的音節，却忽略了歌唱者的沉重的心。他不大願意深刻地發掘他的思慮。因此，他愛笑，他愛幽默，他愛把一切事情交給流水薄雲；等閒消逝。

在軍事的建制上，是論「資深」的。在他們三個人中間，年齡，態度以及服裝顏色，衣縷金比較時，柳雨君都老成。他今年二十七歲，比時柳早畢業，先到隊上來服務。他是分隊長；率領一個小團體。在空中施展戰鳥的雄風。人呢，沉默而愛微笑，謹慎得染上幾分滯笨。這是他的外表。誰知道在茫茫長空，他怎樣率領他的伙伴作極敏捷的，勾心鬥角的玩意，與沒有靈魂的空中劍子手相週旋呢？

柳（柳英簡稱）（兩指夾着一顆黑子敲着棋桌，作說話的拍節）這樣吃，（思慮）長。

吃（思慮）長。吃，長——（惋惜）只落得壽終正寢！（望望時金如）

時（時金如簡稱）（微笑，注視着棋盤）

柳（籌思棋路）這樣，下這顆。吃下這顆。長（擺頭助勢）——長它二步（驕然高興）

啊哈！這不是海底撈月？（因為自己還沒有把握，詢問的語氣）喂！金如可不溜之大吉了？

時（微笑，點頭，仍注視着棋盤）。

柳（因為時的默認知道自己圍子得救，有了把握了，眉笑目舞地，更高興）啊哈！衣分隊長！你瞧我的妙着——青龍入大海。啊哈哈——

衣（衣樓金簡稱）（移開遮着臉容的報紙，含笑）真的救出了重圍了嗎？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呢！

柳沒有問題，真溜了——我下這一顆。

時不要太高興！像白秀夫似的，一次擊落兩架敵機，高興得忘記把輪子放下來！

（註一）

（二人下棋瞬息）

時田分隊長他們回來沒有？

衣 沒聽見有飛機響。(看錶)按時候是可以回來了。誰知道吳淞或虬江碼頭上空，不尋找日機格鬥呢！

柳 他們的任務是轟炸虬江碼頭登陸的日軍？還是掩護第二十大隊轟炸敵艦？去轟炸企圖登陸的日軍。不過長江口外，常有日本航空母艦的蹤跡，他們的驅逐機也可以飛起來掩護他們的陸軍。

柳 (繼續下棋)會會他們的驅逐機倒是新鮮的。水上偵察機領教過了，雙發動機的，佈滿火網的重轟炸機也領教過了，我前天在吳淞轉了老半天，從這塊雲飛到那塊雲，尋不着一架日本飛機，更不必說有驅逐機了。

衣 有他們的驅逐機飛起來。第一架驅逐機是廿五隊劉隊長擊落的，在真茹上空。前天經指揮部查實了，駕駛員是中尉大井，還有菩薩的符，女人的相片。

時 (繼續下棋，心不在焉的)那十分靈巧吧？

衣 (笑)你問的是菩薩的符，還是女人的相片？

柳 就說女人的相片吧。

衣 相片不是寄給我的，怎麼知道？菩薩的符號不靈？請問大井君。

時 「神符」「千人金」之類的鬼把戲，大井該知道它靈不靈，驗不驗，軍部發給他，他就帶下去，反正有了也不累，沒有也可以。不過從那些封建，腐化的玩意中，我們可以察覺日本軍閥的無賴——凡是可以用愚弄三軍的，不擇手段！

（沉默）

時 明天該有我們的任務了吧？分隊長！

衣 是的，這幾天應該派到我們去了。

柳 我希望遇到他們的驅逐機。

時 我希望去轟炸日本的兵營，我要盡我的力量，把炸彈準確的投在兵營的中央。

重重按動那羣被麻醉的人們。要他們清醒清醒，為什麼要戰爭，什麼是戰爭的滋味？

（衣注意時金如的說話。柳英仍注視棋圖）

時 我要敏捷地動作，讓數千萬上海市的市民，知道我們新的空軍有怎樣鋒利的姿

態！告慰他們，勉勵他們，堅定他們的自信心——

柳 （接着時金如說下去）我更希望那時飛來幾架倒霉的驅逐機（笑嘻嘻的）和我們
格鬥一下，請大上海的市民們見識見識，空中馬戲團的藝技，比東華的足球賽
怎麼樣？

友 （好笑，聽着他）唔！

柳 一架冒着火焰的飛機，流星似的墜下來，總比一隻足球漏過臘克斯二號大門的
毛腿，鑽進網來得壯麗吧？！

時 （也笑）是的，那時數千萬條視線追隨着它。數千萬顆心却卜卜跳着。他們感
覺懲處的應該，又感覺戰爭的殘酷——由於我們數千年聖哲的教化，酷愛和平
的德性。

柳（並不體會時金如所說的話）我們有一次精彩的表演，將來再出現瀕市上空，青年們的航空熱一定更鼓舞起來，小姐們一定更敬羨航空的男兒。許多私立學校的校長們一定要自責為什麼從前吝吝租費，不擴充學校的運動場。做買賣的大經理們，一定要懊悔從前少出了航空捐了！還有新式的老學究呢，回憶他們從前硬把學生趕回教室裏去，一毫不勝其遺憾了。

衣（笑）啊哈！但是你忘記提起職業理論家們的觀感了。

柳 什麼是職業理論家？

衣 那些頂頂「現實」的先生們。

時 誰是頂頂現實的先生們？

衣 他們住在大都市里。白天在電燈光下，晚間在霓虹燈前——

柳 他們和陽光隔離嗎？

衣 他們怕太陽刺痛他們的頭腦，擾亂他們的夢境；臉修飾得方方的，亮亮的。心

雕刻得圓圓的，光光的。腦子裏刻畫着「酒色財氣」，眼睛等於算盤子。肩膀交是天平。他們看見那閃爍的火花，要盤算盤算：這比文人落魄倒黜多少？比交易所着了空吃虧多少……。那些飛機上佈滿槍孔，幸而未中要害，沒有打死的飛行人呢？他們覺得這樣混一個地位，混一個生活，真是太險惡了！不如做買賣，做工程師，做作家，做老爺，來的穩當。這就是他們同情的估價。

時有這樣人嗎？那是不知道今日抗戰的意義；忘記了自己的責任了！

衣當然！他們忘記了自己能安寧地生活；能與危險隔離；是受了誰的保障！血肉阻擋着坦克的滾進呢！這些壯烈的戰士，爲了他們所想像的「地位」，還是「生活」？爲了「虛榮」，還是「出風頭」？

（正說着，副隊長水纓和寒風從右門進來。他們在大熱天從城里走回來。衣裾和髮辮間少少染上征塵的痕跡，微露倦意。手里拿着紅紅綠綠的小包：是從洋貨鋪里新購的什物。

「寒風」這些同伴中間頗有頂年青。晶瑩的目光隨着他健碩的頸項轉動，他極喜運動，他說：「運動是男人的修飾，使你壯麗」。他感覺模糊的國際問題很有興趣。因為國際舞台上有一流伶俐的角色在表演。有空暇，他常到城裏去。揚州特殊的風土人情吸引着他。今天，他剛從瘦西湖回來，把他所有的寶貴空暇全消磨在柳蔭下的小舟上，頭髮梳得很光潔，穿着白府綢的襯衣，草綠布的軍褲，挺着胸，像是隨時準備担負起給他的任務似的。他跟在水副隊長長的後面。

（水纓呢，因為個人地位的限制，穩重而沉默，慢慢變成他的習慣了。日常戰鬥任務以及隊上例務的處理，他很忙。上唇的鬍子因為幾天沒有刮，便滲上一道黑蔭。他襯衣的顏色和衣纓全差不多，也穿着軍褲，打上黑色的領帶。進門來，淺綠色的通草帽，還壓在他的額上。）

（柳英向他點頭。時金如知道有人進來了，側轉着身子給水纓為禮）